

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

列夫·托洛茨基著

(供内部参考)

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

列夫·托洛茨基著

吳继淦、李潞譯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文章引用时务請核对原文，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Leon Trotsky
THIRD INTERNATIONAL
AFTER LENIN

Translated by John G. Wright
Pioneer Publishers, New York, 1936

根据纽约先锋出版社 1936 年英译本转译

((143)(2)3KN, 1/T75)

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

列夫·托洛茨基著

戚继松、李涵译

生书·新·知·三联书店资料室编印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新华书店(内部)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10 · 字数 237,000

1965 年 12 月第 1 版

1965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02·132 定价(七) 1.25 元

印数 0,001—1,000

出版者說明

《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是托洛茨基的主要著作之一，包括他在一九二八年七月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所写的两篇文章：《共产国际綱領草案（对根本原則的批判）》和《現在怎么办？》（写给共产国际六大的信）。这两篇文章全面地攻击了共产国际的綱領，系統地闡述了托洛茨基自己的所謂“不断革命”的謬論，历来被各国托派的徒子徒孙奉为“基本文献”。

文章写作的背景是这样的：当时托洛茨基和他的同夥們的反党反列宁主义活动，已經被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彻底粉碎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托洛茨基和他的党徒已被联共（布）中央开除出党。共产国际贊同联共（布）中央的这个决定，撤銷了托洛茨基作为共产国际候补执行委員的职务。托洛茨基心有不甘，在共产国际召开六大的前夕，写成了这两篇文章，向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发动了猖狂的进攻，妄图为自己的反革命罪行翻案。

托洛茨基在第一篇文章中首先针对共产国际六大准备通过的《共产国际綱領草案》进行了全面的攻击。說什么这个綱領实行的不是“国际革命的路綫”，而是“民族改良主义的”“一国社会主义的路綫”；它不是从“世界經濟和世界政治体系的状况及其发展趋势”这一整体出发，而是“从自己本国的条件及其发展趋势”出发的。他认为以自力更生为方針的一国建設社会主义的理論，是“以孤立发展經濟本身作为目标而和世界經濟断絕联系”的，在这情况下建立的社会主义，将不是一种“以国际劳动分工为基础的世界社会主义

經濟，而是自給自足的社会主义公社按自得其乐的无政府主义精神組成的一個聯盟”。

他认为，既然苏联同資本主义世界之間的矛盾是根本性质的矛盾，那末在世界經濟和世界政治成为一个整体的历史条件下，就只有等待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才有可能“摆脱这个根本性质的矛盾”；苏联經濟的落后也只有在西方先进国家的技术援助下才能克服。強調只有先进国家胜利地进行了无产阶级革命，苏联“才会走上真正的社会主义建設的道路”。

托洛茨基在总结經驗以制訂新的战略方針的幌子下，攻击一九二三年以来共产国际的政策方針，把那个时期世界各国革命的失敗都归咎于共产国际的錯誤領導，同时吹嘘自己在一些关键問題上的“預見”。

托洛茨基对联共(布)的攻击則集中在《现在怎么办?》这封信里。他认为联共(布)“党内有势力集团”正在“和一切階級和平共处”。誣蔑党組織已蜕化变质、已官僚化，“机构的某些扈从，尽情干坏事”，“党的机构的許多环节已經同国家官僚主义、资产阶级知識分子、小资产阶级以及农村里的富农經濟結为一体”，如此等等。

托洛茨基还評述了二十年代的民族革命运动，并且特別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論述所謂中国革命的教訓和前景，对中国共产党人領導中国人民所进行的英勇斗争，作了种种的造謠誹謗，誣蔑广州起义“是領導人为了挽救自己的‘威信’而进行的冒险”，“它必然会由于自己的孤立而覆灭”。竭力否认当时中国革命的民主性质，胡說中国在一九一一年已經經過了“二月革命”，因此中国的革命是反对资产阶级的。說中国的“土地革命既具有反封建的性质，同样也具有反对资产阶级的性质”；在中国，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相互敌对”要比俄国当时“更加不可調和”，只能建立直接反对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在托洛茨基看来，中国的反帝斗争

只在于爭取“关税自主”，实行“对外貿易的垄断”，而一旦成功，就意味着中国“从世界帝国主义的束縛中解放出来了”。

托洛茨基的这两篇文章曾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散发，并为大会所否决。当时参加大会的美国和加拿大的托派分子却奉为至宝，帶回国内后立即在一九二九年公开发表。中国的托派分子曾譯出前一篇中的“中国革命的总结 and 前景”一章，收入他們編譯出版的《中国革命問題》一书中，并且拿托洛茨基的这些論点来作为反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論依据”。一九三六年美国紐約先鋒出版社将这两篇文章譯成英文，冠以《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这个书名出版。本书就是根据这个英譯本轉譯的。托洛茨基以后写的另一篇文章：《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因内容同本书接近，也一并譯出，作为附录。

为了便于讀者查对譯文，我們將英譯本的頁次排印在頁边空白上。

目 录

共产国际綱領草案	1
——对根本原則的批判	
一 国际革命的綱領还是一国社会主义的綱領?	2
二 帝国主义时代的战略和策略	64
三 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景	139
現在怎么办?	193

· 附 录 ·

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	260
------------------	-----

共产国际綱領草案

1

——对根本原則的批判

綱領草案，即决定共产国际未来許多年的全部活动的根本文件，是在第五次代表大会开过四年以后，这次代表大会即将开幕的几个星期以前才发表的。第一个草案甚至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以前即已公布。这个事实并不能說明現在这种拖延是有理由的，因为从那时到現在已經隔了好几年。第二个草案的整个結構都和第一个草案有所不同，它力图总结过去几年的发展情况。不可能有任何做法比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通过这个草案更为魯莽輕率的了。草案有着明显的仓猝从事甚至潦草拼凑的痕迹，事前沒有在报刊上进行任何严肃而科学的批判，也沒有在共产国际所属各党中展开广泛的討論。

在收到草案和发出这封信之間我們所能支配的短短几天里，我們只能就綱領必須解决的最重要的問題中間的少数問題加以論述。

由于缺乏時間，我們不得不略过綱領談到的許多最重要的問題，完全不能加以考虑。这些問題今天或許并不十分迫切，但是明天就可能变得特別重要。这样說，絲毫不是暗示对这些問題的批判不像对本书論及的綱領其他部分的批判那样必要。

此外，我們必須补充指出，我們不得不在无法取得必需材料的情况下研究新的草案。只要提一件事就够了：我們甚至連第一个綱領草案都得不到。在談到这个草案时，而且在談到其他两三个

問題時，我們只能依靠自己的記憶。不言而喻，所有的引文都是從原始資料中摘錄，並經過仔細核對的。

3

一 國際革命的綱領還是 一國社會主義的綱領？

第六次代表大會議程中最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通過綱領。綱領的性質可能長期決定並確立國際的面貌。綱領的重要性主要並不在於它表述一般理論概念的方式（歸根到底，這只是一個“概括成篇”的問題，也就是把已經肯定獲得的真理和概念用簡潔的方式加以闡述的問題）；一個重要得多的問題是要為過去一個時期在世界經濟和政治方面取得的經驗擬定一張損益表，特別是為過去五年的革命鬥爭擬定一張損益表。這個時期充滿了事件和錯誤。共產國際未來幾年的命運——從這個詞的本意來說——決定於綱領對這些事件、錯誤和爭論如何加以闡述並作出判斷。

1. 綱領的一般結構

我們的時代是帝國主義的時代，即財政資本在世界經濟和世界政治中處於統治地位的時代。在這個時代里，任何一個共產黨都不能僅僅或主要從自己本國的條件及其發展趨勢出發，來決定自己的綱領。這個論點對於在蘇聯疆域以內掌握政權的黨也完全適用。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已經永遠為民族性的綱領敲了喪鐘。無產階級的革命政黨只能以符合目前這個時代——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高階段和資本主義崩潰的時代——的性質的國際綱領作為自己的基礎。國際共產主義的綱領決不是各國綱領的總和，也不是各國綱領共同特點的混合物。國際綱領必須直接從這樣一點出發：即以世界經濟和世界政治體系的狀況及其發展趨勢作為一個

整体加以分析，对它的各种联系和矛盾，也就是它的各个部分的相互冲突和相互依赖的关系加以分析。在目前这个时代，在比过去大得多的程度上，无产阶级必须而且只能从整个世界的方向中找到自己本民族的方向，而不能加以颠倒。共产主义国际主义和形形色色的民族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和主要区别正在于此。

以这些考虑作为依据，我们在今年一月曾经写道：“我们必须着手为共产国际草拟一个纲领（布哈林的纲领是属于共产国际一个民族支部的很糟糕的纲领，不是一个世界共产党的纲领）。"^①

我们从一九二三年——一九二四年以来就一直坚持这样考虑问题。在那个时候，美利坚合众国的问题已经作为世界政治——按照最直接的意义来说是欧洲政治——的一个问题而充分暴露出来。

《真理报》在推荐新草案时写道：一个共产主义的纲领“不仅从它的中心要求的实质来说，而且从它的结构所特有的国际主义性质来说，都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的纲领截然不同”。^②

5

这种比较含糊的说法显然表达了我們前面所说的、而过去曾被顽固地加以拒绝的那种思想。布哈林提出的第一个纲领草案甚至没有起到促使人们严肃地交换意见的作用。就这个问题来说，它也没有提供任何可供交换意见的基础。和这个纲领草案分道扬镳，人们只能表示欢迎。第一个草案只对一个抽象的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作了干巴巴的图解式的描绘；新的草案则试图把世界经济看成一个整体，作为决定各个部分的命运的基础。不幸的是，我们随后将要看到，它并没有贯彻这种做法，并没有成功。

世界经济把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大陆联结起来，成为

① 《真理报》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五日。

② 《真理报》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一个相互依賴而又相互敌对的体系，使它們在发展阶段上逐渐趋于一致，同时迅速加剧了它們之間的分歧，殘酷地使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这样一来，世界經濟就变成了主宰各个不同国家和大陆的經濟生活的一种强有力的现实因素。只是由于这个基本事实，才使世界共产党的概念具有无上的现实意义。帝国主义使整个世界經濟达到在私有财产基础上一般所能达到的最高发展水平，从而——正如綱領草案在导言中十分正确地指出的那样——“使世界經濟生产力的增长和民族国家的壁障之間的矛盾加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①

这个論断的含意已經在上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期間以生动的方式第一次向人类透露出来。不掌握这个論断的含意，我們就无法采取任何步驟来解决世界政治和革命斗争的重大問題。

- 6 对于新的綱領草案在关键問題上的这种根本变化，我們本来只能表示欢迎。但是，由于草案力图使这个唯一正确的立場和性质完全相反的傾向調和起来，結果就使自己变成了各种矛盾进行最殘酷的斗争的戰場，从而完全勾銷了新的从根本方面看問題的方式的原則意义。

2. 美利坚合众国和欧洲

为了說明幸而已被抛弃的第一个草案的特点，只需要指出：就我們記憶所及，这个草案根本沒有提到美利坚合众国的名字。帝国主义时代的性质本身决定，对这个时代的主要問題不仅要从抽象的理論的角度，而且要从具体的历史橫断面来加以考察。在第一个草案中，这些問題已經消失得无影无踪，变成了对一个“一般”資本主义国家的毫无生气的图解。但是，新的草案——当然这是

^① 參見《共产国际綱領》，东北书店一九四九年版，第2頁。——譯者注

認真向前邁了一步——現在談到了“世界經濟中心轉移到美利堅合眾國”^①和“‘美元共和國’變成了世界剝削者”^②的問題；最後還談到北美資本主義和歐洲資本主義主要是英國資本主義之間的對抗（草案籠統地稱之為“衝突”）“正在成為世界衝突的軸心”。^③今天已經十分清楚，對世界局勢中這些基本事實和因素缺乏明確概念的綱領是和國際革命政黨的綱領毫無共同之處的。

不幸的是，我們剛才指出的當代世界發展的主要事實和趨勢在草案正文中僅僅一筆帶過，彷彿是作為一種理論上的陪襯而嫁接上去的，和它的整個結構毫無內在的聯繫，也沒有從中得出任何關於前途或者關於戰略的結論。

自從德國共產黨投降以來，自從一九二三年德國無產階級失敗以來，對美國在歐洲扮演的角色就從來沒有作過任何評價。從來沒有人作過任何努力，試圖說明歐洲得到“穩定”、“正常化”和“和平”的時期以及社會民主主義的“復興”，同美國開始干涉歐洲事務的步驟在物質上和思想上都具有密切的聯繫。

此外，並沒有人指出美國擴張的不可避免的進一步發展和包括歐洲市場在內的歐洲資本市場的收縮，勢將引起使過去發生的一切都相形遜色的空前巨大的軍事、經濟和革命的震蕩。

其次，也沒有明確指出，必將來自美國的進一步的壓力將不斷縮小資本主義歐洲在世界經濟中得到的份額；而這種情況當然不會緩和歐洲各國的關係。恰恰相反，它將使這些國家的關係尖銳化到可怕的程度，隨之爆發狂熱的軍事衝突，因為各個國家和各個階級在爭奪一個小得可憐而且越來越小的份額時，要比爭奪一個很大而且越來越大的份額時鬥爭得更為激烈。

草案沒有說明：歐洲各國對立所引起的內部混亂，使它不可能

①②③ 參見《共產國際綱領》，第24頁。——譯者注

对日益集中化的北美共和国实行任何认真的成功的抵抗；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通過欧洲苏維埃联邦来解决欧洲的混乱。后者（正因为存在着各种壁障）在欧洲实现的可能性要比在美洲大得无可比拟，因此极有可能不得不抵御来自北美资产阶级的攻击。

另一方面，草案絲毫沒有提到这个事实（这是同一个世界问题的一个同样重要的方面）：正因为美国在国际上拥有实力，而这种实力引起了不可抗拒的扩张，这就使美国不得不把整个世界的火药匣——东方和西方之間的一切对立，旧欧洲的阶级斗争，殖民地人民群众的起义以及一切战争和革命——作为本身结构的基础的一部分。这种情况一方面使北美资本主义变成对保持地球各个角落的“秩序”越来越关心的现代反革命的基本力量，另一方面则为已经居于支配地位而且还在继续扩张的这个世界帝国主义强国发生巨大的革命爆炸准备了条件。世界关系发展的逻辑表明，发生这种爆炸的时间不可能比欧洲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时间落后很久。

我们对美洲和欧洲相互之间的辩证关系的阐述，使我们最近几年来受到了形形色色无奇不有的指责，说我们用和平主义的观点否认欧洲矛盾的存在，接受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理论，还指责我们犯了其他许多罪行。这里没有必要详细谈论这些“指责”；说得好听一些，这些“指责”是由于对事物的真正发展过程以及我们采取的态度完全无知所造成的。但是，我们不能不指出，他们（附带说一句，正是纲领草案的作者们）在反对我们关于这个最重要的世界问题的论点的、无聊的斗争中已经浪费了许多精力；要在混淆这个问题方面比他们浪费更多精力是难乎其难的。然而我们的论点已经从事物发展进程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甚至直到最近，主要的共产党机关报刊还努力用暗示美国即

将发生工商业危机的方式来缩小——在紙面上缩小——美国霸权的意义。我們不可能在这里探討美国危机持續的時間和它可能达到的深度这个特殊問題。这是属于时局范围的問題，不是属于綱領范围的問題。不言而喻，按照我們看来，必将发生危机是毫无疑问的；而且考虑到美国資本主义目前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我們并不认为下次发生的危机絕對不可能达到极为深刻极为尖锐的程度。但是完全沒有理由企图从此得出結論，认为北美的霸权将受到限制或削弱。这样一个結論只能造成最严重的战略性錯誤。

情况刚好相反。在危机时期，美国的霸权将比在欣欣向荣的时期發揮更全面、更公开、更殘酷的作用。無論是在亚洲、加拿大、南美、澳大利亚还是在欧洲本土，無論是通过和平方式还是通过战争方式，美国将力图用主要是牺牲欧洲的利益的办法来克服自己的困难和弊病，把自己拯救出来。

我們必須清楚地了解：如果說美国干涉的第一个时期对欧洲起了稳定和鎮靜的作用，如果說这种作用今天在很大程度上还存在，甚至还可能作为插曲而重新出現并得到加强（特别是在无产阶级遭受新的失敗的情况下），那末美国政策的总路綫——特别是在它自己的經濟发生困难和危机的时候——則将在欧洲和整个世界引起最深刻的动蕩。

据此，我們就得出了一个并非无足輕重的結論：在未来的十年中，不会比过去十年更缺乏革命的形势。因此，正确地理解推动事物发展的主要因素，使我們不致被它們的作用弄得措手不及，是极为重要的。如果說过去十年的革命形势的主要源泉是帝国主义战争的直接后果，那末在战后第二个十年期間，造成革命激变的最重要的源泉将是欧洲和美洲的相互关系。美国发生一次重大危机，就将敲起預告新的战争和新的革命的警钟。我們再說一遍：革命

形势是不会缺乏的。整个問題取决于无产阶级的国际政党，取决于共产国际的成熟程度和它的战斗力，取决于它是否采取了正确的战略地位和策略手段。

在共产国际綱領草案中根本找不到这种思想趋势的表现。看来，像“世界经济中心轉移到美利坚合众国”这种极为重要的事实，都以一种記者式的随意評論的方式掩盖过去了。用缺乏篇幅作为理由来为这种做法辯解当然是完全說不通的。因为，一个綱領如果不为根本問題提供篇幅，那应当为什么問題提供篇幅呢？此外，应当补充一句，这个綱領为次要而又次要的問題耗費了太多的篇幅，且不用說整个文字結構的松散和无数重复堆砌之处。如果去掉这些毛病，綱領的篇幅至少可以縮減三分之一。

3. 欧洲苏維埃联邦的口号

新的綱領草案中不提欧洲苏維埃联邦的口号是沒有道理的。共产国际經過相当长期的內部斗争以后在一九二三年接受了这个口号。也許草案的作者們是想“回到”列宁在一九一五年对同一个問題表示的立場上去吧？如果是这样，他們必須首先正确地理解列宁的立場。

大家都知道，列宁在战争开始时对欧洲联邦的口号是犹豫不决的。这个口号原来包括在《社会民主党人报》（党在当时的中央机关报）的提綱里，后来遭到列宁的拒絕。这个事实本身說明：这里涉及的問題不是原則上一般是否能够接受这个口号的問題，而仅仅是从策略上予以評價，从具体情况观点来衡量它的积极和消极方面的問題。不用說，列宁拒絕认为有可能实现一个資本主义的欧洲联邦。当我完全作为未来欧洲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国家形式而提出欧洲联邦的口号时，对这个問題也采取了和列宁同样的态度。

当时我是这样写的：“通过资本主义政府間取得協議的方式自
上而下地完成欧洲經濟的比較全面的統一是一种烏托邦的幻想。
在这方面，最多只能得到局部的妥协和权宜的措施。但是，除了这种
情况以外，将为生产者和消費者以及一般文化发展带来巨大益
处的欧洲經濟統一，正在成为欧洲无产階級反对帝国主义保护貿易
政策及其工具——軍国主义——的斗争的一項革命任务。”①

我又写道：“欧洲联邦首先是欧洲无产階級专政的一种形式——唯一可以想象的形式。”②

但是，列宁当时认为，甚至这样提問題也包含一定的危险性。由于沒有任何国家在无产階級专政方面拥有任何經驗，由于当时甚至社会民主党的左翼都对这个問題缺乏明确的理論概念，提出
欧洲联邦的口号就可能使人认为无产階級革命必須同时开始，至少在整个欧洲大陆上必須同时开始。正是为了防止这种危险，列宁就提出了警告，然而就这一点來說，列宁和我之間并不存在絲毫分歧。当时我写道：“任何国家在斗争中都不必‘等待’其他的国家，为使国际間同时行动的思想不致为国际間消极等待的思想所代替，把这个道理反复加以說明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我們不等待其他国家而在本国的基础上开始斗争并且繼續下去，深信我們的倡导会推动其他各国的斗争。”③ 12

然后我又說了一段話——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上认为这段話是“托洛茨基主义”最恶毒的表現，也就是說，对革命的內在力量“缺乏信心”，希望取得外来的援助。我是这样說的：“假如事实并不如此，〔其他国家革命的发展——托洛茨基注〕（历史經驗和理論考虑都已經证明，）就休想革命的俄罗斯能在

① 《和平綱領》，《托洛茨基全集》俄文版，第三卷，第一分冊第85頁。

② 同上书，第92頁。

③ 同上书，第89—90頁。（參見《斯大林全集》第九卷第29頁。——譯者注）

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或社会主义的德意志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孑然独存”①。

第七次全会引用了这一段話和其他两三段类似的話，以此作为基础来譴責“托洛茨基主义”，指責它在这个“根本問題”上采取了“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立場。既然如此，就讓我們暂时安靜一下，听听列宁本人是怎样說的。

13 一九一八年三月七日，他在談到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約时說道：“这是一个教訓。因为，沒有德国的革命我們就灭亡了，这是一个絕對的真理。”②

一个星期以后，他說：“世界帝国主义不可能和胜利前进的社会革命安然相处。”

过了几个星期，在四月二十三日，列宁說道：“我們的落后鞭策我們前进，我們如果不能坚持到其他各国工人起义来大力支援我們，我們就一定会灭亡。”③

但是，或許这些話都是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危机的特殊影响下說的吧？不！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列宁再次指出：“我們不仅生活在一个国家里，而且生活在許多国家組成的体系里，苏維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并存是不可思議的。其結局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④

一年以后，在一九二〇年四月七日，列宁又說道：“如果就国际范围的資本來說，那末它現在不但在軍事上，而且在經濟上仍比苏

① 參見《斯大林全集》第九卷第 29 頁。——譯者注

② 《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 86 頁。——譯者注

③ 《在莫斯科工、农和紅軍代表苏維埃上的演說》，《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 213 頁。原文中无着重体。——譯者注

④ 參見《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 128 頁。着重体与此处所引有出入。——譯者注